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三

安邱王鑑

形聲

許君敘曰。三日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此例之最

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


亦聲必兼意。省聲及但言聲者亦多兼意。

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

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故執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論聲。卽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尙多第存其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此其一端。郝敬曰。後人用字尙義。古人用字尙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聲哉。卽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

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荆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減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

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萊莉拈批火焗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屑加意。余故詳論焉。

帝下云從上束聲。此聲之全不取義者。與江河一類。正例也。抑余有疑焉。束篆作而帝字中直不上出。旣無所取義。何以變形。恐字形失傳。許君以意爲之也。

禎字下。許君之說字義也。已云以事類祭天神。卽足見從

類之義矣。故其說字形也。第二云類聲而不加從類。此當爲

許君本文。又用類字引伸之義。而非本義。是謂聲兼意。字

放此。但是意兼聲耳。  
大徐少聲字。謬也。

禳從襄聲。詩不可襄也。傳襄除也。與禳除癘殃也。義正合。而祇言襄聲者。以除乃襄之借義也。

祗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祗。言故者。取其義也。周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引春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二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然吉祥作吉羊。不特用字者如此。卽造字者

言下果色 卷三 三  
已先有之從此可知已。絹下云繒如麥稭而不曰稍省聲。緹下云帛莫艸染色而不曰莫省聲皆放此。

瑞下云從玉耑。小徐曰或有聲字誤也。手部揣下又云喘。遄之類竝當從瑞省。案非也。卮部臨下云耑聲讀若捶擊之捶。耑垂一聲之轉。故瑞揣皆從耑聲。小徐連及喘遄二字尤謬。是猶衛碩人之驕之叶音高矣。從知揣下云一日捶之卽以揣捶同聲。因生此假借之義也。元應曰揣初委都果二反亦可證。校議亦駁此條所舉證佐不復及之。栗下云實裹如裘者求聲。楸下云櫟實求聲。案求古文裘。

粟下既云如裘矣。卽櫟實亦猶之。栗房似蝟毛亦如裘也。然則求意兼聲。究是比象之意。

歲從步戌聲。何不作𦘔其分步字于上下者。原始要終之義也。朔數曰年。中數曰歲。起建子月。畢建亥月。歲星乃遙一宮。十二年一週天矣。戌聲似亦兼意。戌位屬土而兼火。火土陽土也。土受陽氣乃生物。歲功之所以成也。若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猶沿之。歸餘於終。故律書屢書後九月。當是時也。直可謂從戌意矣。

睡下云從目垂聲。是也。段氏曰。宋本無聲字。目垂者。目眊



垂而下。坐則爾。夫人與獸之瞑也。上瞼就下瞼。鳥之瞑也。下瞼就上瞼。親上親下之別也。若魚純陰之物。則不瞑矣。段氏泥坐寐之訓。謂坐則爾乎。且下垂作𠂔。邊睡作𠂔。說文不通用。豈可以今義爲古義乎。由前之說。則不知物理。由後之說。則不知字義。請與偃息在牀者參之。

鵠從未聲。大徐曰非聲。案茶亦未聲。

爰部叡下云古聲。桂氏曰古當作占。筠案積古齋頌鼎吳彝皆作𠂔。無專鼎作𠂔。繼彝作𠂔。頌壺作𠂔。頌敦作𠂔。皆與說文古文𠂔相似。疑𠂔本作𠂔。後人改之也。





其亾蓋卽是占。又金石索周追敦，敦與小篆近。齊侯罇，罇則與小篆同。秦詛楚文，詛字三見，則從甘。因知籀文<sup>𠄎</sup>，從甘字倒文。與丹之小篆，<sup>丹</sup>古文<sup>𠄎</sup>，倒正同字也。要而論之，甘敢平上同音。占敢疊韻。古敢雙聲。諸文岐出，總有依據，不必定作占。且曆字從甘。金刻蔑曆字，惟<sup>𠄎</sup>作<sup>𠄎</sup>，或<sup>𠄎</sup>亦甘之變文乎。惟<sup>𠄎</sup>不知爲何字，當再考。○積古齋康鼎，敢作<sup>𠄎</sup>。金刻友，或作<sup>𠄎</sup>，與<sup>𠄎</sup>相似。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蓋以古文本相似也。

籀讀書也。搯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傳作繇。服注：繇，抽

也。抽出吉凶也。牆有茨傳讀抽也。夫籀之借字爲繇其訓爲讀書而繇與讀之訓皆爲抽。抽卽摶之或體也。然則摶意兼聲。

稟從東園聲者。以葬有木。東句已見其義也。段氏不知此例而增之。

稟從東園聲而不作糶者。此形聲兼象形會意之法也。糶糶貯物則腹必果然。故分東字于上下以見其中之張大也。且束其口以妨漏洩無底者兩頭束之。其分東字爲兩亦會此意。是以部中字皆從稟省。省豕豈復成字。惟其皆

象張大之形。且以所從者質處所省之地。不得與它省不成字者同類譏之。俗人篆刻有錦上添花之名。格式甚俗。然夨字之類。卽其鼻祖。又何深曲有味也。解人當自知之。參下云。參聲。大徐曰。參非聲。筠案石鼓文作。亦未詳所從。玉篇几部作。參兩體從之者皆作。不能別其孰爲三部之。孰爲几部之。印林曰。三部之。或體作。從。眞聲。其韻部所屬。劃然可曉。几部之。夨書傳罕聞。獨參字從之。而從參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部之。而強名之耳。今案參

字之從彡聲蓋几部之夙非彡部之彡也夙之本音蓋屬

侵部說文從彡部之彡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脰之重

文作彡稍變。彡從几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彡體與彡

同則知其下從几部之夙矣。彡古音屬侵部凡從彡得聲

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几部之夙本音固

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從几從彡亦聲也許不言

聲或以義兼之或脫佚矣。筠案從彡聲者三字。尋彤皆與

印林說合。彭則不合。又因說文無琛字疑珍亦從几部之

夙釋詁珍美也釋言琛寶也魯頌傳亦云琛寶也舍人曰

美寶曰琛。則兼爾雅珍琛兩字之義。且詩書並無珍字。

旅

有之古文

也。不足據釋詁所釋者何經邪。故疑珍琛本是一字。說文

珍寶也。卽是釋言琛寶也。雖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珍與神爲韻。而班孟堅典引序曰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珍與音爲韻。則古讀非後世韻部所能限也。惟是太平御覽引說文琛寶也。或今本說文悅佚邪。

竊下云禹廿皆聲。榘下云次弟皆聲。積下云支只聲。覆下云匱又聲。盡下云聿陌聲。疑下云匕矢聲。是一字兩聲也。

此類頗多。正不知其何故兩聲也。

宅下云人所託居也。

段氏依御覽補人字。案廣韻引說文云宅託也。人所投託也。

宅聲。

案託從毛聲。宅有託意。而不云託省聲。爲其迂遠也。然微兼意矣。故爲別一類。

寔從走聲。走疾也。而不云從走者。恐此字與吾所輯分別文爲一類。乃一字遞加耳。爾雅釋詁。鄭風毛傳。皆曰。寔速也。舍人曰。意之速。而許君曰。居之速者。無柰其從宀何也。夫居之安。乃是物情。居之速。豈物情哉。故知寔字之意。重速不重居也。與寔同意同音。故不復云從走。若寡之從頒。

則必言之矣。且申之曰：頒分賦也者。小徐無賦字。段氏從之。非也。奚下云：賦事也。讀若頒。以此知賦字不可少。頒之本訓爲大頭。大頭何以爲寡？故必表之。此類頗多。學者各以意消息之。爾雅釋詁釋文：建本或作建，是二字通用也。

寢下云：抉聲者。以上文云：深抉，義已明也。大徐改從抉，殊不瞭。

疝下云：腹中急痛也。殆方書之絞腸痧也。陰陽不分，糾結作楚。故從斗聲。斗，相糾結也。

覆下云：捕鳥覆車也。覆聲。聲中有意覆車。吾鄉謂之翻車。



不用网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羈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此真所謂一目羅者也若捕小鳥則用罨其形相似但弓上結網爲異罨特以繩連綴之故從彳也。

置下云直聲小徐駁之以爲會意大徐遂刪聲字非也罷之從网能也能聲不合故許君委曲爲是言非本意也置字但可云聲卽云聲矣二徐乃欲爲介甫先聲乎。

麗從丽聲猶裘從求聲皆後人竄易。

獾下云農聲。唐韻奴刀切。今人口語猶然。潘安仁藉田賦以農韻茅。可知古音農如猱也。石州曰。此轉音。非古音。聾從龍聲。案龍無耳。以角聽。許君不言從龍。龍亦聲者。將謂龍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邪。牛雖有耳。亦以角聽。

嫁從家聲。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白虎通。嫁者家也。

新親。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薪之古文。詩薪之楨之。□□□字作□□□曰也。蓋樵蘇之謂矣。案栗荆榛。說文不同字。特合栗薪。案豈不可爲薪乎。特其義委曲。故許君不

言從彙不口嫁段氏從斤木辛聲也

辰下云厂聲大徐曰厂非聲案身從厂聲則辰亦當是厂聲此余制切之厂非呼旱切之厂也然究當闕疑

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杜注戶止也今本譌戶爲尸毛詩孔疏引不誤繫傳引之扈下作屈蕩扈之兼引注扈止也固是記憶之誤然必作戶乃可誤記爲扈也釋鳥九鳳說文作扈左傳作扈釋之曰扈民無淫杜注扈止也許君亦用此傳說扈是亦訓扈爲止也是卽訓扈爲止也然扈扈下皆第云戶聲不云從戶卽戶下亦無一曰止也之說

是知形聲字有義者極多。然義屬假借者，則許君一切不言。所以無穿鑿之病。如此而後成爲六書。敍所云字例之條也。今人於說文大義不能闡發，乃於形聲字中鑿求其義。是則王介甫之傳法沙門矣。至於戶下亦不出止義，則以假借之義悉數難終也。故吾於一日之文，不敢盡信。

###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別文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

則不概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形不復聲者三也。譬爲酷急之正字，今借用酷者，以其同從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譬作梏，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譬曰學省聲，不云告亦聲也。此□之止匕，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匕，□以爲會意□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禘之義，曰大合祭先□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

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禮下云從豐，豐亦聲。豐，行禮之器也。禮之從豐，用其正義。是謂意兼聲。

祐下既云郊宗石室矣，而又曰從石，石亦聲。此用石字本義，故雖已出石字，而仍云從石。

胖字不入肉部，而入半部，而說之曰半亦聲者，此許君分別之意，以判爲臚判之字，以胖爲胖合之字也。天官腊人臚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

肉部膾下云周禮有膾判是許君從鄭大夫說於腊人作判也說胖云半體也

今本有肉字元應引無

是許君從禮家說於儀

禮作胖也喪服傳曰夫妻胖合也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作夫妻判合然則周禮腊人借胖爲判媒氏及儀禮借判爲胖兩字久已混淆故許君大爲之別也特是儀禮釋文宋槧本固作胖合是知今本之胖卽胖之壞字媒氏注所引之判又未必非因經而改注也○云半體者喪服傳又云夫婦一體也然則此謂兩半合爲一體也字義主謂人故肉非正義而入之半部若增肉字則仍是膾胖當入

肉部矣。○經義述聞曰：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天官夏采注：故書綬作禩。杜子春云：當爲綬。而說文遂無禩字。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爲糾。而說文遂無賙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爲憮。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御右祭兩軹。故書軹爲駟。杜子春讀爲軹。而說文遂無駟字。此前賢之疏漏也。以上述聞竊謂許君於字本不盡收。嘗注淮南矣。而不收駟字。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說文不收趾銘。至如大司徒賙改爲糾。取糾察義也。若鄉師賙萬民之難。隄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此賙



不可改爲糾矣而仍不收者則周字足以兼之也。噩字當作器卽罌字與器部驚或作贗一例。唐徐浩八分書嵩陽觀紀感應頌有瞱字是其證。然謂許君不收噩字因杜子春改之而然則癡部說固云二曰罌癡心部亦不收子春所改之瞱字也。釋天釋文。雖本或作罌。大御注或讀軒爲簪并之并。戴東原以軒爲轂末亦未審所出。許君去取之故旣不自言。今本又爲後人所亂。尤不能以意揣之矣。

柵下云從冊冊亦聲。小徐祇云冊聲。段氏亦然。蓋謂冊意不協也。不知此乃象其形而從之也。𦉳便是柵形。此正古

人妙處不得拘墟以說之。

貧下云從分分亦聲。小徐祇云分聲。是也以財分少也。句中已見分字意也。說文之例固然不得率意增之。且有第用其說解。遂不出本字者。如鼻下云孰也。孰字正從其義。諱下云告曉之孰也。則借義然。均曰鼻聲。不曰從鼻也。凡引申假借之義。皆併入聲中。往往小徐不出而大徐出之。識出乃弟下矣。

愾下云從氣氣亦聲。此人殊鹵莽。彼不知說文之氣。乃今所用之氣。說文之氣。則今所用之餽也。第見愾訓太息。謂

息卽氣也。遂冒昧增之。金部鑣，怒戰也。氣聲。段氏改爲慄。省卽揚波歎醜者也。許君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鑣。今本作慄。同聲借用耳。且古言怒。今言生氣。惟趙策太后盛氣而揖之。略近此意。然不可徑以氣字作怒字用也。雅言俗語膠葛胸中。致此笑柄矣。

欠部歇下云盛氣怒也。若盛氣卽是怒。則此語不通矣。

惟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伸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衆不匡。懼乃省借耳。此人卽據記文。率然增之。印林曰。禮器釋文。匡本作惟。瀚謂匡惟通。皇惶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夫

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

娶婚姻下。大徐本竝云亦聲。誤。小徐本祇云取聲。昏聲因聲不復言從取昏因是也。說已云取婦也。娶婦以昏時。女之所因則意已明矣。皆引伸之義。非本義也。故下文祇說其聲。大徐本則不知例者所增也。

婢下云女之卑者也。兩體俱見，則說形當云從女卑聲。二徐皆云從卑卑亦聲。韻會又祇云從女卑。少聲字。何細心

者之少也。

吾所見韻會婢字適在所少葉中。此據段氏所引。

編下云履兩枚也。又云從兩兩亦聲。抑此說解蓋盡經改易矣。履之兩猶車之兩。詩百兩將之。葛屨五兩。若作編輻反。不足以見意。車部輦下云車百兩。初不作輻。何以獨收編乎。釋文百兩無音。五兩下云王肅如字。沈音亮。不言說文作編。並不言字。書作編也。玉篇編絞也。履編頭也。云編頭不云兩枚。且與說文一曰絞也在下不同。恐本是一義。而顧氏所據者說文真本也。方言云編縵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縵絞。通語也。案子雲別其異語。而語之所指爲何事。尙不明了。故許君申之曰履編頭也。謂作履者絞其履。

之頭也。吾鄉謂合履之幫爲一。正謂之絞矣。是知說文本如玉篇後人分爲二說。又改易而倒置之。當云兩聲。後人因譌爲兩枚。遂增從兩耳。廣韻綱下云雙履所見之說文。已如今本矣。印林曰郭景純方言注謂履中絞也。玉篇縷履中絞。廣韻縷屨中絞。繩集韻縷引博雅綱縷絞也。又云一曰履底繩。皆足證綱之非雙履。然所謂絞曰履中曰履底。則非合履幫也。與履綱頭之意亦別。

坪下云從土從平平亦聲。小徐本從土平聲是也。上巳云地平也。足以明之。凡此類皆大徐誤增。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卽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從赤而省之彙變反不省也將謂彙變而省卽不成字則彙部中字皆

從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闕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

瓊之或體璇云從旋省案不言聲者說文於或體字多不致詳其爲許君略之抑或後人妄削未可知也然此省法大謬說文從省者多有然必既省之後仍復成字未有草率割裂者旋字從於從疋去方畱疋豈復成字且於字以石鼓文作𠄎爲是𠄎與華蓋形也說文之形卽已不類若省爲疋是必但識楷書者所爲也。後又有旋字一條。

篆下云引書也案引卽一部說引而下行引而上行之引



指運筆而言。玉部瑑下云。圭壁上起兆瑑也。又云。篆省聲者。取篆義也。段氏改爲彖聲。則聲是而漏其義也。蓋周禮

注曰。瑑有圻鄂瑑起也。圻鄂今作垠。堦猶周禮之兆域。故

許云。兆瑑文字既有點畫。卽有圻鄂。周禮巾車孤乘夏篆

注。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鄭云。五采畫較約也。案畫約與

篆文同形。作篆自合。或易其字爲瑑者。蓋不知篆之義爲

引畫而其說固不背也。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鄭益讀幾爲圻與夏篆

相類郊特牲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案許瑑字說

則當作大圭不瑑而鄭云當爲篆然則兩字得通借也。集

韻瑑有重文瑑是從篆不省者也。

箇下云明省聲。明字會意從省自可。

此據大徐言之耳。小徐本從囧月聲。當係

從月囧聲之誤。例與囧部說之讀與明同。正相灌注也。

然囧下引賈侍中說讀與明

同。則箇直從囧聲可也。卽據囧讀若獷亦一聲通轉。況有從明不省之萌字乎。

莜下云條省聲。案條亦從攸聲。徐氏豈以莜今作條故改其文邪。卽以今韻論之。尤韻有修脩悠攸漉有韻有滌而蕭韻亦有儻儻篠韻亦有篠也。說文儻從攸聲。有盞无儻。玉篇儻大𠂔切。亦作盞。案二徐說文本皆收盞於尤韻。說

文韻譜及玉篇則皆收之蕭韻也。倏倏皆從攸聲。

犢下云瀆省聲。而瀆固從賣聲也。上虞王煦曰。鄭氏攷工

記輪人注。絜讀若涅。從木熱省聲。竊謂絜自以絜爲聲。而

鄭氏云然。則說文中不須省聲之字。不盡是唐宋人改竄。

矣。鈞案其說固然。然亦漢人墨守漢音。忘卻古音也。鄭君

非作

字書亦不與說文一例。印林曰。鄭君既解形聲。卽與字書無異。讀如涅。明漢音也。熱省聲。明古音也。何至忘卻乎。鈞意謂絜聲自合。不取熱義。何取熱省。且熱省亦仍讀涅。不讀熱也。酒正注。醫之字從殿。從酉省也。是鄭君所謂省者皆不可解。穴部竇下云瀆省聲。小徐本固云賣聲。

咍下云宜省聲。咍既不取宜義。何須言省。宜固從亘聲也。

萬下云蘊

小徐譌作蘊

省聲虫部有蠛則蚌屬也非蜂蠆之字

其蘊蘊二字說云毒蟲也象形

丑介切

是乃今所謂蠆也蠛

從萬聲而讀若賴則蠆從萬聲亦未嘗不諧也李氏刻說文韻譜蘊蘊作蠆蠆未詳所本翁氏鈔本則仍作蘊蘊玉篇蠆字次序與說文同注云或作蠆而別出之蝮部不收蘊蘊集韻十八夫蠆蠆下引說文廣韻亦收蠆而無蘊然則今本直是壞字耳疋部邁疋部癘下皆云蠆省聲邁下云邁或不省苟無蠆字則邁直云萬聲可矣何以云省且何以有不省之邁乎山部嶮下云蠆聲讀若厲愚意萬蠆

直是一字說詳說文韻譜校。

哭下云獄省聲。獄字會意自可省。然從犬何以知爲獄省。凡類此者皆字形失傳而許君強爲之解。

赴下云仆省聲。仆下云卜聲。赴。越也。仆。頓也。其義迥殊。

邁下云萬省聲。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年字婁見作𠄎。其者固多。然甲午簋作𠄎。天錫簋同。從是明白。至如寔盤𠄎。周壺𠄎。司敦𠄎。噉侯敦𠄎。皆從是之變文。仲虺父敦𠄎。則從止而省𠄎。曾伯鞶簋𠄎。則從𠄎而省止。要之皆借邁爲萬也。聲苟不同何以借用。何必

委曲其詞而謂之省乎。

萬與邁同聲，卽與蔓疊韻矣。吾謂萬蔓一字，此亦可證。

進下云閩省聲。案玉篇進有古文邁從蘭聲。

進下云作省聲。案作字小徐乍聲。大徐不知，改爲從乍。鐘鼎文皆以乍爲作，可知作爲形聲字矣。乃進下作省聲，小徐本亦同。蓋前乎二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

逢下云峯省聲。說文固無峯，卽有之，亦當從夆聲。形聲字不可省也。大徐乃因此而補峯篆，何也。峯蓋當借用封字。封禪卽其義也。吾鄉俗語謂撮土以識地界曰封自，亦象山峯。且沿古封疆之界之義來也。

言二乘也 卷三  
轉下云博省聲。案博字大徐會意。小徐兼聲。如溥從專聲。溥又從溥聲。可知專聲自諧。不須言博省。口部嘽亦云專聲。嘽轉音義竝同。

齟下云柴省聲。而柴固從此聲。似校者因讀若柴而改之。蹠蹠下並云適省聲。而適固從啻聲。小徐本蹠下云商聲。蹠下云啻聲。皆是也。大徐本蹠下云啻聲。而曰當從適省。乃得聲。蓋自隸變之後。鮮有知商卽啻者。是以尤紛錯也。

鈔存中  
又有說

商部商下云章省聲。安康王玉樹松亭說文拈字曰。漢書

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費誓徐邈讀商爲章。

斯下云斯省聲斤之占地無多何取於省之而使不成字乎。集韻十二齊引說文作誓初不省也。玉篇無斯後收字中有誓云聲振也呻也。○斯者悲聲也口部無嘶此卽是也。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則疒部嘶乃其正字也。又案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郭音義云本或作欺當作非古斯字案字書誓先奚反亦訓善詩有免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云鮮白之字作斯鈞



案此雖不訓善，然知鮮可借用斯，卽知鮮可借用誓矣。匙者少也，義似不合。直由今用鮮少，遂轉譌耳。附記於此。石州曰：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差，亦字子魚。差斯聲近相通，兩人之名，其本字蓋皆當作鮮。借用斯也。又例推之，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訓斯。譌孔傳不足論，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人以毛公故護之耳。顧亭林唐韻正早發其凡。

凡省必成字，然亦有不成字者，則以其牽連爲一。上下兩借也。如童從重省聲，重從王從東，童字省人，則王不成王。

矣。並以東之首一畫，合於辛之下一畫，則東亦不成東矣。惟其牽連故也。

史部事下云出省聲，以有古文雙從之不省可證耳。若出字何由知爲出省。

段從耑省聲者，許君未收𠂔字也。竊意豈敢可言從耑省。段所從之𠂔當直是耑之重文，以𠂔例之可見。𠂔者本也。初生之物下只直根而上則仁之兩瓣者在地上，故大頭也。𠂔之上大頭而下直根，與𠂔同也。中一爲地與𠂔同也。特𠂔指在下之根，𠂔指在上之題，爲不同耳。不然作𠂔豈

甚難。如湍、歇之類，胡不省乎？

寸部將下云：牆省聲。犬部煇，水部滌，皆云將省聲。既云聲矣，可一律也。如謂煇、滌兼意，則煇於將帥意，尙有合。滌則無此意也。

取下云：取省聲。蓋本無省字。取字作偏旁，少縮其垂筆，以配合之。鹵莽者，直書爲耳。校者因增省字。

營下云：榮省聲。非也。榮字會意。榮、榮之類，皆從其省。惟熒惑星亦作營。惑，營者惑也。苟云營省聲，尙與營義有合。鳥部鶯亦從榮省聲。井部辨則從瑩省聲。蓋未檢榮、瑩皆從

熒省聲。榮下之熒。小徐謬爲榮。榮亦從熒省聲。華骨皆從勞省聲。勞亦從熒

省會意。

及部殤食部飭皆云傷省聲。人部傷角部觥皆云飭省聲。

心部惕云殤省聲。任意填寫。惕又非字也。小徐飭下云從

易亦竝當作惕省聲。省矢之下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

省法頗嫌破壞。

乃部𠃉下云從乃省𠃉聲。小徐本從乃。𠃉省聲皆誤也。𠃉

卽是了。以在下變其文耳。𠃉亦從𠃉。不言省也。當云從乃

𠃉省聲。以下句籀文𠃉證之。文義通順矣。然𠃉自是籀文

西而篆文直從之。鹵自是古文。西而籀文直從之。以篆從  
籀。以籀從古。時代甚順。有何省不省之可言哉。乃如籒下  
云籀文從微省。亦自有斂字。不須言省也。如此乖刺。定不  
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從得其閒隙者。更不知  
幾何矣。

豈下云微省聲。段氏據大徐斂字校語。改爲斂省聲。是也。  
斂字會意。故可省。微字形聲。那可省。水部澂下云微省聲。  
段氏亦改斂聲。是也。

豈下云蒸省聲。案蒸有重文蒸。此文蓋粗疏者所改。非必

蒸爲後人孱入也。

鹽下云農省聲。案鴻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凡從農者如濃醲之類皆有厚意。

飡下云殄省聲。案殄固從彡聲也。今飡作餐。或亦古有是體。將無說文之不須言省聲者。皆有其故而今不可悉知。邪。抑校說文者以隸作餐。因漫改之邪。小徐作彡聲。是也。甸下云包省聲。案勺古包字。包古胞字。此人不分今古。故改勺聲爲包省聲耳。且甸直是會意兼形字。勺卽窰形也。田部甸下云從包省。亦當云從勺。小徐則包省聲。聲蓋衍。

文。

臯下云臯省聲。明是鹵字而云然者。聲兼意也。臯味長。與臯訓長味合。字意統言。味不主於鹵。故不入鹵部。

號下云號省聲。食部饜之籀文。號下云從號省。雖不言聲。承上可推知也。然口部號下云讀若臯。說文雖無臯。廣韻臯。古老切。玉篇號呼交切。平仄韻合。卽與號音。土刀切。號音乎刀切。亦無不合。則號號皆云號聲可矣。而必云號省者。唐韻號呼訝切。作呼訝切者非則其音不同也。可知凡省聲後人以近世韻書改之者多矣。

繼下云繼省聲。繼下云從糸繼。一曰反繼爲繼。案此語承絕之古文繼而言。然必出古文繼而說之。曰古文反繼爲繼。既經挽失。繼篆之後。乃附此句於繼下。而改古文二字爲一曰二字。又改反繼爲繼之繼作繼。竝改繼下之繼聲爲繼省聲。幾於泯沒其迹矣。然固不能不曰從糸繼也。則繼果何字邪。王煦曰。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繼。帝堯碑云。繼擬前緒。汗簡云。繼見王庶子碑。

榑在屋之邊。故曰邊省聲。聲兼意也。段氏改爲粵聲。似是而非。



持下云特省聲特固從寺聲也。

隳下云隱省聲此等省法極爲鹵莽段氏謂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不省心是也蓋隱從急聲急從雪聲卽已有櫨字獨不可作樽乎韻會引篆作隳說作隱聲集韻十九隱二十四煨皆誤合櫨隳二字爲一而亦不省心。

遼下云彥省聲亦不甚妥然彥在彡部不作屺而分其三於厂下已不可解非如曷字有意者比也蓋彥爲美士苟入文部則三難爲說解入彡部則更謬矣不得已而入彡部是彥字先未確宜從之者亦不妥也唐韻所簡切段氏

謂今南北語言皆作楚簡切。余妻高膠州人其讀書語言皆作所簡切。恐它處尙或有之。勿以不見者爲無也。

豨下云豨省聲。小徐作豕聲。而又有豨字兩字。蓋訓釋之詞而文有闕佚也。豕部說云讀與豨同。校者以當時讀豕不與豨同。則與豨不合。故加箋注。大徐冒昧徑改之也。

囊下云襄省聲。段氏改爲𦉰聲。是也。囊下云甸省聲。改爲𦉰聲。亦是。但當明著之。案以楷書囊字去其上半。則𦉰爲襄省矣。此不識象者所改也。甸省近似兩借。尙可不改。

暴下云赧省聲。讀與赧同。案赧從反聲。暴從赤。何由知爲

赧省蓋說曰溫溼也不可謂之從赤因勉強歸諸省聲耳  
暎下云墓聲大徐曰當从漢省乃得聲案漢下云難省聲  
而難之正文作鷄其說亦云墓聲蓋真元寒聲通耳

後又有漢

字一條

夜下云亦省聲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  
卽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者多有如曆榮省啟之口而以  
日與木代其口暑彙省彙之米而以言與糸代其米夜亦  
以夕代夜之點也此自爲一類不與它省不成字者同科  
黍下云雨省聲案雨部古籀文從雨者凡四字則玉篇收

古文用字可信也。原文蓋本云雨聲。楷書依篆文耳。後人疑之。加省字也。

籀下云籀省聲。案籒卽籀之或體也。何須言省。且籀籒皆曰籒聲。此與鹵下不云從鹵。蓋下不云從蒸。同誤。說文從重文者多矣。勿疑許君有不從重文之例。

家下云豸省聲。宕下云礪省聲。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爲某省。凡此類吾皆不能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曰。家當從豸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豸聲。劉子政九歎。蠡與嗟。峨爲韻。揚子雲賦。蠡與它爲韻。廣韻。蠡亦收戈部。與家

字古讀合。筠案朱竹君本。蠹誠從彖。但彖乃後增之字。姑存鈕說。俟更詳之。

營下云從宮熒省聲。去宮存兩火矣。爲炎聲不近邪。以變字推

之。知炎字兩火可竝。非真謂熒從炎聲也。熒從宀。營從宀。與熊之上下兩借者

不同。乃何以榮訓設。縣。蕪爲營。卽曰營省聲也。依小殆以徐本

相似而兩借邪。

辭下云。絳省聲。說文固無絳字。卽有之。亦當作卒聲。廣韻

辭下引說文。曾五絲。繪也。今本也。作色。又出絳。悴二字。云上同。

玉篇。絳。周也。似是晬盤之意。日部新附晬字。曰周年也。

粉下云從粉省當作粉省聲上文云畫粉矣但聲未著耳  
份之古文彬下云從彡林林者從焚省聲案林者六字恐  
係後人所加小徐无林者二字文義亦不貫蓋許君於重  
文多不致詳且言從彡從焚省聲足矣而林林者三字不  
贅設乎況焚說文作𤇀從火從林林亦聲林在爻部從爻  
從林如其意則亦云從林省聲足矣蓋此人以林爲閉口  
音與彬字部分絕遠而以焚省遷就之又忘說文自作𤇀  
也。

坭下云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爾雅水潦所止泥王蓋

許君所見本作坭。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蓋緣尼王山來。漢夏堪碑作仲泥。又憶顏氏家訓謂孝經當作仲坭。坭皆似不必然。坭蓋後來分別文也。

監下云峭省聲。非也。六書正謬曰。歃血爲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從血會意是也。卽觀古文警從言。亦可徵矣。

船下云鉛省聲。鉛下亦云台聲。

欠部歃下云噉省聲。不云歃省聲者。以噉下云吼也。呼也。與歃說所謂之義有合也。故又云讀若叫呼之叫。噉叫聲。

意皆近。

聿下云聿省聲。以髮亂必蒙聿。故云然。然玉篇作髮。固不省也。將無篆既挽艸。注乃加省邪。抑如將牆之類。篆隸固不同邪。段氏改爲耳聲。於音則是。於事實則非。聿下云聰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聿以聿室。文選作佴之。聿室。此聿從耳聲之明證。

粵下云華省聲。案六篇粵。艸木華也。藝榮也。爾雅釋艸。華秀也。華藝榮也。是二字音義竝同。許君於混淆之時。力主分別。以此兩字各有從之者。遂分兩部。未免矯枉過正矣。然粵下之華省聲。必是粵聲。後人猶知粵音訏。而華已變。



爲戶瓜切與粵之胡化切近也遂改之耳此條二徐並同  
知其誤已在六朝變音之時矣且粵山之得名以其形如  
蓮華也故尙書直作華知粵爲漢以後分別文未必古作  
亦不必定讀去聲也卽如齊之華不注如改作舉豈可通  
哉

犀從犀省聲案犀亦從辛聲

犀下云堅省小徐有聲字皆不似許君語蓋取下云堅也  
則取堅同意也取苦閑切堅古賢切又同聲也云堅省則  
不如云從取云堅省聲則不如云取聲也犬徐特以犀口

莖切與馭之苦閑切不類耳。然許君固說馭曰讀若鏗鏘之鏗矣。則馨之口莖切。今音猶如古而賢之胡田切。擊之喫善切。賢之侯簡切。已爲轉音。若敲莖之去刃切。趨之棄忍切。賢之時忍切。再轉矣。徐氏不疑彼而疑此。何也。印林曰。馭聲字。自當以古賢爲正。口莖爲轉。

馭下云的省聲者。日部的下已引易爲昉頰也。本處說解又引易爲馭頰者。校者不知爲引以證說解。而謂爲引以證篆文遂改之也。然毛本作馭頰。孫鮑二本仍作的頰。同用大徐本而字不同者。知大徐校定之後。又有人以私意

亂之也。乃經典釋文已謂說文作馱，竝未檢日部，不知作  
的者正字也。指經文言。若以字論，則是假借。作馱者，後來分別字，轉不明

了矣。有白在額，的然而明，故射臬亦謂之的。的字祇作白  
字解。故曰爲的，類若馱作白額二字解，則爲馱類，豈非爲  
白額類乎？重疊豈可通乎？且玉篇云：馱，類白額馬也。以白  
解馱，以額解類，不似今本說文之蒙混也。易不言爲白類  
者，的以見其圓。今之所謂玉頂也。若白而不圓，則騅。下云  
馬白額是也。許君見此分別文而收之，其引易則仍作的。  
而說解卽沿易義作的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不料後

人貿亂之也。段氏竝的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又案爾雅釋畜釋文出的字。云字林作馱。與易釋文不同。然則此字其爲說文本有。字林襲之。抑或字林始收。而後人屢入說文。尙未可決。焯下云讀若馱類之馱。又案爾雅邢疏引舍人云的。白也。知舍人所據本仍作的。與陸氏所據本同。不應許君所據本獨作馱也。

麋之𧇧省聲。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娃省聲。凡從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

閔下云門省聲。玉篇作𨵿。未嘗省也。



發下云教省聲效卽古文教不當言省

騾下云殿省聲案殿固從展聲

穀下云穀省聲案從設聲者凡十餘字穀亦在其中忽作此言豈有許君如是謬妄者乎

天部奔下云賁省聲鼓部設下亦然小徐皆作卉聲案賁本從卉聲又設之重文作賴是卉賁同聲此則大徐獨抒謬論矣

奚下云絲省聲似乎破壞而非也糸絲本無異卽也  
不必以省小爲疑

塞下云塞省聲。土部塞從寒。小徐則寒聲。𠄎部寒。穌則切。其聲固諧。然許君引虞書剛而寒。今本作塞。又詩其心塞。淵亦借塞爲寒。故云塞省聲。以關之。非它字妄言省者。比也。此字篆作。愆之。或體。從寒省聲。楷竝作寒。其形不別。

慢下云雙省聲。段氏引漢書作慢。不省。案玉篇慢亦有重文。慢皆可徵。雙省之不誣。不然。隻自是字。豈可不得其聲。而遁詞於省。許君引左傳駟氏慢。今本作聾。同聲借用也。釋文不云說文作慢。知唐人讀說文本疏。勿膠固從其說。





况下云况省聲段氏改兄聲是也况亦從兄聲白虎通曰  
兄者况也况父法也此以同音相訓釋也史記呂后本紀  
酈寄字况呂產謂酈兄不欺己此以同音相假借也

漢下云難省聲大徐曰从難省當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  
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案嘆下云堇聲大徐則云當从漢省  
煥下小徐本云堇聲大徐本則漢省聲蓋鼎臣改之然卽  
此難省聲亦當是六朝人所改蓋鳥部鷄下固云堇聲而  
其重文一古文二皆從土不從大也至若歎從鷄省聲有  
籀文歎不省可證嘆從歎省聲則兼義不爲誤也





朝聲者淖之外有廟字。如或淖從朝省也。則作榦豈不字形整齊乎。恐本如楷書作灑爛。挽右半耳。然玉篇出淖字。引說文。又出潮字。云同上。是顧氏所據本。固作淖也。

澂下云徵省聲。小徐作數聲。而曰數音徵。案壬部徵從微省聲。古文作。合出各支以成文。頗不可解。玉篇作教。竊恐篆本作。而譌。至譌各耳。人部有敎。彳部有微。蓋篆文徵從微省聲。古文數從敎省聲。既譌爲敎之後。惟澂下猶存數聲之文。大徐以爲無此字而改之。小徐雖不敢質言數。古文徵然猶曰數音徵。差勝乃兄也。集韻十

六蒸徵古作敬數王以敬數竝列蓋誤而敬固不從出也  
又以王爲古徵字然則說文徵下云王爲徵者卽此意也  
巫從王省聲此則李斯之謬耳毀省王爲土猶之可也  
熒從營省聲緣回飛疾也來九篇亼部說引韓非子自營  
爲亼今本作自環爲私環營皆旋繞之意亼字之形亦回  
轉也熒訓回飛故云營省聲如徒聲無意者則皆曰熒省  
聲其不然者皆誤也

屮下云劫省聲案劫字下雖掄從力去聲之文然肉部𠂔  
大部𠂔皆去劫切未嘗云劫省聲也則屮亦當云去聲無

疑金部銛下云劫省聲讀若劫則益見其複矣虎部虓從去聲而唐韻呼濫切大徐亦不能強解矣第曰去非聲耳竊謂虓乃虺之譌後人所羈入也玉篇虓虛暫切虓屬也又虎怒兒虺忘狄切白虎也虺胡甘切白虎也廣韻四十九敢虓口敢切虺屬又收之五十四闕呼濫切虎怒廿三錫虺下引說文白虎也廿三談虺下亦云白虎爾雅釋獸虺白虎釋文虺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故竊億虺一譌而爲虺再譌而爲虓其呼濫虛暫口敢三切則甘既譌爲去而音未變也陸氏不引說文而引字林則知晉時已譌虺

爲尪而呂氏依字作音也。然陸氏旣引字林下甘反而又曰又亡狄反者甘聲豈得有亡狄反。郭璞有爾雅音一卷恐亡狄反卽出其中。陸氏兼存之。此正古人小心處也。如喪大記北牖陸氏曰依註音酉。舊音容。唐人墨守注義。安敢駁注而固知古人之無北牖也。毫社北牖勝國也。尙知爲北出牖編氓也。其當作墟卽存舊音以待學者之用心。故尪旣譌尪猶以說文自作尪遂存此亡狄反也。後人偶見有墟字遂以譌字冒舊音而入之說文而又見說文自有尪白虎也遂支綴其詞曰尪屬不然爾雅廣雅皆無墟字其爲不典不亦

明乎是當以呼濫等切定虺爲虺之譌再以亡狄反定虺爲虺之譌而於說文刪虺字於爾雅改虺爲虺。

耿下云蛙省聲下又引杜林說從光聖省是又謂光聖並省以會意蓋此字可疑許君亦未能決之故云然要之從形聲字之省者必取其義無義而省吾不能知也。十八卷中又有說

猥從從省聲從字合从辵二字以成文猥字之省與縱字之省正同然不<sub>レ</sub>止分之仍成字尙非十分破壞。

羸下云羸省聲鮑氏本同孫本小徐本直作羸省聲不足

道矣。段氏依韻會作羸。案羸下固云羸聲。大徐曰：當从羸省，乃得聲。段氏曰：惟羸羸二字，可云羸聲。羸字當云从貝。羸，羸者多肉之獸也，故以會意。鈔案羸羸羸羸下皆云羸聲，惟羸此字篆說多異文，已詳繫傳校錄。字從其義。說曰：畜產疫病也。段

氏本亦作羸，而從羸作羸聲。良由肉部羸下云：或曰豨名。象形，闕發端言。或曰：其爲不可知也。甚明云豨名象形，則又約略言之，並不言從肉，而入之肉部者，以亡口豨皆成字，而會意諧聲皆不合。惟肉字尙可說，能龍皆獸，而字從肉，故勉強附麗於肉部耳。其云闕者，闕其音也。唐韻：郎果

切則後人依放羸羸等字之音而妄爲之也段氏何所見

此畜而曰多肉之獸乎且羸字從其義將又謂爲善病之

獸乎特以從羸者凡七字

許君不能不收羸字職此之故

而郎果切者三

洛戈切者一遂以爲得羸之正音其羸之力爲切猶易於

作合音故曰羸可云羸聲惟羸羸二字不便謂之合音遂

強爲之解曰一會意一省聲蓋知非會意字不可省猶勝

大徐並此不知然而其意無由會也

說又見一字數音篇

漸下云漸省聲漸亦斬聲也蓋以明假借矣史記有高漸

離蓋以物名爲名而字不作漸也故云漸省聲以關之段

氏改爲斬聲未之思也。

颯下云涼省聲。關經典通作涼也。然改詩爲北風其颯豈可通哉。與東風寫鵠同謬。此篆蓋後人增也。釋天釋文且目爲古字。

鸞下云鸞省聲。緣上文鈴象鸞鳥之聲來也。否則云鸞聲矣。大徐作𠂔鸞省。便漏其聲。此形聲兼會意字也。

鈇下云劫省聲。鈇乃劫束馬鞍之具也。不然第二云去聲而已合也。惟下又云讀若劫則吾不能解。前有屮字一條。

範下云範省聲。範形聲字。何以省。此以車質處水之所也。



鞔下云從省聲其破壞如縱字或曰車可質處水之所車與糸不可質處之之所乎曰不可汜合水弓爲字故水可省從合彡爲字古蓋作𨔵後人配合之乃作從豈有古字從後世字者許君宗毛者也召南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夫人之蹤古人尙不專製字況車鞔乎且轍古通徹以詩書皆名軌不名轍也經典無車鞔之言豈宜有此字乎○古無是言卽無是字今有是言卽有是字博古通今本兩事也鈕非石說文新附攷必爲俗語求古字蔽也且今人好用古字不知古在義不在

字避這用者用遮避認用似將得爲古言乎是羊質虎皮也卽如尙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隨時所作使人易曉夫子賢於堯舜非曰斯賢於茲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十翼之此不學論語之斯也。

越缺缺缺皆從決省聲然決字大徐會意小徐則以爲形聲是也夫卦象傳夫決也夫子以聲解義而後人尙疑

其聲之不諧是惑也案缺缺缺缺小徐說此字快抉缺缺

二徐本皆作决聲雖缺下大徐曰當从決省缺下大徐作

缺省此緣說曰缺也而改之小徐作决聲突缺闕三字下大徐決省

聲小徐則夫聲。馱下小徐決省聲。大徐則夫聲。並當改歸一律。皆作夫聲。又詳大徐言映當从決省。則知二徐本之決省聲。皆出自前人改易。非二徐之過也。

印林曰。此篇瀚多不安於心。鄙意以爲。今作某聲者。固不可加省字。至大小徐。但有一本作某省聲。斷不可去省字。蓋言某省聲。仍無害其爲某聲。去一省字。則少一義。後世雖有智者。無從考辨矣。筠案。印林所以不取者。蓋見筠所舉省聲。率如駁斥也。不知敍中已舉大例。則凡如例者。概所稟承。不如例者。始加辨難耳。若謂義也。

則瓌取篆義。蜥取漸義。未嘗不駁它說以存之。且豈可謂庶似火飛而從票省。羔有光耀而從照省乎。竊意印林於會意諧聲。尙不免畸重畸輕之見。不知許君於其有義者。尙不冒強目爲省聲也。祠下云多文詞而不曰詞省聲。祗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祗。而不曰蜃省聲。璪下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而不曰藻省聲。誡下云聚語也。叢下云聚也。皆不曰聚省聲。騏下云文如博碁。駮下云色似鰕魚。驪下云文如鼉魚。而不曰碁省聲。鰕省聲。駮下云馳馬洞去也。而不曰洞省聲。媒下云謀

也謀合二姓始下云酌也斟酌二姓而不曰謀省聲酌  
省聲卽乳下云祠于高禴以請于生民疏引蔡邕曰禴  
猶媒也而禴下亦不曰媒省聲緇下云繪如麥稭緇下  
云帛莫艸染色而不曰稍省聲莫省聲其所以如此者  
何也誠以於聲得義猶之於形得義也是以璊下云禾  
之赤苗謂之璊言璊玉色如之璊下云色如璊故謂之  
璊二字之形初非璊省也緇下云染以茜故謂之緇字  
形亦非茜省也由此觀之設祠曰詞省聲禴曰屨省聲  
必無以爲此三字地也且禴下云告祭也告聲此類意

聲互相備者亦將無以爲之地也故筠於它篇亦第於敘中舉例而篇中則舉其可疑者所以省繇文也而泛而觀之遂與篇題不相應矣故因印林之說發凡於此

卽如檉木色紅故字與頽同音而聖聲中不能得此意裨讀若普故兩字之訓皆曰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色意可知形聲字之意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中者自成爲音理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朱竹君小徐本渭下云渭省聲凡全書中省聲之不可通者可以此徵之

五經文字諡諡上說文下字林案省三爲二極爲破壞由此推之則字林之作所以適俗故逍遙禱禱無不增入也則說文從省之字間有破壞者或後人以字林改之乎

博古圖銘言從彝者多有惟從尊銘曰𠄎𠄎其從作𠄎無不从又反書作比凡金刻從彳者或省彳或省止然則吾前所論徻輓二字誤也。

一全一省

說文有兩字同從一字而一從其全一從其省者彖從彐從豕彖從彐從豕省實皆象形字也木部梟從鳥頭在木上艸部薦之或體鳩從木鳥聲則一會意一形聲也萌從明聲茵從明省聲案從囧聲自諧此或後人改也除此六字不論它如蓐從侵聲蔓從侵省聲遞從豚聲遂從豚省

聲縱從從聲縱從從省聲堀從屈聲堀從屈省聲溟從冥  
聲汨從冥省聲灘從難聲漢從難省聲女部媮從精聲心  
部惰之古文媮雖無說亦是隋省聲皆形聲字也侵從侵  
省聲梲之或體梲從寔省寔籀文寔也寔從侵聲不啻同  
從一字也卽漢可云堇聲逐可謂爲豕聲之譌汨亦可強  
謂之日聲堀字依段氏刪併而蔓媮縱三字不能不謂之  
省聲也是謂率意省減形聲之失篇則又率意增加何古  
人制作而苟且如此吾求其故而不得也請俟來哲

說文韻譜

收縱縱於三鍾謂爲一字集韻則分之廣韻三鍾不收縱



兩借

齋從示齊省聲

淮源廟碑齋字即其不省者

二字上屬則爲齊下屬則

爲示也與它省聲字不同且禮曰齋之爲言者齊也是聲兼意也韻會九佳引作𠄎聲又云𠄎古齊字案三體石經作𠄎特說文未收耳小徐作齊聲無省字疑韻會是

兜之從兜從兒省也以儿屬白爲兜以儿屬白爲兒

熊之從能罷省聲也以能屬罔爲罷以能屬火爲熊也

耳𠄎從彖省從尾省聲以𠄎屬耳則爲彖省以𠄎屬公則

爲尾省

說文又見誤字



都是昏暗字。惟啓有由昏之明之意。晉下云日出萬物進。不主日。哲字則大徐誤也。小徐作晰是。古文則皆磨二字。不同此例。

以雙聲字爲聲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爲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夫墨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爲遁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爲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髡之或體作髡。輒論語作輒。裸

從果聲。

論語禮記借權爲裸。

曾從囙聲。

曾昨稜切音層。囙音蔥與層雙聲。

叟從奴聲。

哀從衣聲

心部引孝經哭不恚。今本作倭。哀依亦雙聲。

曼從冒聲。敏從每聲。致

從矛聲。叒從古聲。駢從并聲。牂從爿聲。孳從鼻聲。廡從彬

聲。

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幽與蕭及豪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

櫛從耑

聲。佳從圭聲。儼從難聲。

難從難省聲。

佻從囟聲。袞從公聲。

若字作袞。

從合聲。則疊韻。

衰從采聲。覲從匱聲。鬢從莫聲。猜從青聲。存從才

聲。攀從𠂔聲。思從凶聲。

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亦聲。設以其說說思字曰。從心從凶

凶亦聲。尙勝於彼也。心與思亦雙聲。

憲從害省聲。汜從八聲。潛從曾聲。奕從

而聲。𧈧之籀文。𧈧從辰。辰與𧈧則雙聲也。夫此三十者

皆以雙聲之字爲聲。亦足爲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

字。卽安知古亦讀爲愚衰切也。舉一裸字。卽安知古亦讀爲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𪔐從列聲而讀若刺。𪔐從𪔐聲而讀若隔。𪔐從鬲聲而讀若擊。𪔐從豈聲而讀若狼。𪔐從𪔐聲而讀若庫。𪔐從胥聲而讀若芟。小徐本芟固從芟聲也。邗從年聲而讀若甯。𪔐從朋聲而讀若陪。邗從崩聲而讀若陪。卽因此字來也。𪔐從悉聲而讀若屑。𪔐從半聲而讀若普。𪔐從變聲而讀若莘。𪔐從卑聲而或讀若逋。𪔐從虍聲而讀若移。𪔐從弭聲而讀若沔。𪔐從鮮聲而讀若斯。𪔐從眞聲而讀若資。𪔐從盪聲而讀若奧。𪔐從

集聲而讀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螭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蜈。錢從多聲而讀若摺。鑿從熒省聲而讀若銑。葦從差聲而讀若遲。夫此二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者。況美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不甯惟是。孽滓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箸第也。宰與子雙聲。而子與第疊韻。是取雙聲之疊韻以爲聲也。然猶可曰梓或作梓。音子。阻史或祖史之譌也。乃若鑄從壽聲而之戍切。聃從出聲而讀若孽。趕從里聲而讀若孩。趕留意也。里留

亦雙聲

此類波及雙聲之疊韻者約十許字吾以其汎濫但

舉此數字以見例而已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  
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  
以雙聲字爲義亦非其變也可官也更改也頌權也儻惜  
也佻偷也竊淺也纒淺也皆雙聲也鯁列也則吏列雙聲  
也此類亦尙多不煩更僕也夫許君之讀尙或出于漢音  
許君之說尙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有然葑  
須從也齊疾黎也葑須齊疾皆雙聲葑從齊黎皆疊韻也  
菅又名菑雙聲而兼疊韻也蒨又名苗則雙聲也苦婁果

祿也。苦果婁祿皆雙聲也。是故濩或作遴。許君引詩盧獬  
獬。今本作令也。是故莫以早莫爲正義。轉爲適莫則與正  
義爲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爲麋鹿也。以  
麋代眉。人不以爲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  
若爲如者。尙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而爲  
轉語詞也。韓非子自環爲厶。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  
以雙聲字代之也。然則雙聲可以爲偏。彑可以爲讀。若可  
以爲說解。可以爲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而獨於仁之從  
二聲者。爲之厲禁。則甚矣其惑也。



纂韻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莖也莖與纂臙皆雙聲艸部莖芥臙也臙當作臙芥臙卽芥莖肉部臙字後人加之。

一字數音

從隋臙皂尙彖开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焜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臙之類是也說文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

皇下云自始也與爾雅由從自也同與自部說鼻也異然  
又曰自讀若鼻者蓋自疾二切鼻父二切似許君時固如  
此讀且似古人本如此讀也上古名爲自中古名爲鼻二  
字疊韻猶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二字亦去入疊韻也  
瓊從夔聲讀若柔詩無教猱升木猱與夔同從柔聲

此類不備

記

瓊從冑聲讀若淑廣韻冑在十八尤瓊作璿與淑皆在一  
屋然說文茶經典作椒從叔聲尤宵二部則通塲讀若毒  
與此相近

言二聲作 卷三  
下云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

少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

玉部琚郎計切。大徐曰芴亦音麗。故以爲聲。十二篇芴部。及部中之協協駢皆胡頰切。而艸部荔亦郎計切。

彌從州聲而讀若祝與瑀一類。

疋部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案胥從疋聲。雅古音音尙與疋相近。足聲則遠遠不相及矣。

谷部囟下云古文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案囟禪沾三音猶是疊韻誓則遠矣。

旬下云勻省聲。又讀若元。

取讀若鏗。古文以爲賢字。唐韻叙苦閑切。刪庚二韻。遠隔而鏗固從堅聲也。

𠂔下云。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

𠂔從夾聲而讀若濇。

𠂔部云。古文以爲𠂔字。又以爲巧字。𠂔巧疊韻。𠂔則遠矣。此上古假借字。中古欲其有別而增之也。

𠂔下云。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讀若銓。或以爲爾廣韻五合切。此音與讀若銓合。水部濕字。從此音也。頁部顯下云。𠂔

聲此音與古文以爲顯字合二音懸殊必不可通轉也惟  
爾音與顯疊韻然亦非同音也。

囧下云讀若獷賈侍中讀與明同明從囧聲然亦非同音  
驗從兪聲而讀若紐二部本相通轉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盛下云讀若脅又讀若掩二音同部。

吸從及聲而讀若蛤二音遠隔。

裳下云讀若詩葛蕭縈之一曰若靜女其袿之袿虞庚二  
部而相通也則亦不須言韻矣开彖等字之數聲絕不相

通者此類可證。

者從占聲讀若耿介之耿。

頁下云頭也古文韻首如此鐘鼎文首作、、二形許君所云古文信有徵也唐韻胡結切雖於古無徵然一體而曰首日頭曰頁三名卽當三音且許區別之曰古文韻首如此是亦謂漢時讀頁不同首也胡結切音纘纘與首音理遠隔。

頤下云出聲讀又若骨言又者明著其非一音也骨在臻攝出在蟹攝然蟹攝有苗滑二字則二音亦通。

卒下云讀若瓠讀若箭。

臭下云古文以爲澤字唐韻古老切。

虞下云大也案唐韻乙獻切蓋此義之音也又曰或曰拳  
勇字則謂借虞爲拳也一曰讀若僞則又一音也三音皆  
疊韻。

霹從鮮聲讀若斯則是鮮又讀斯也。

嫫下云讀若駟或若委。

媮從發聲而讀若唾。發與剝雙聲唾則剝之後一位。

繡從黝聲讀若畫或讀若維。黝維疊韻畫則遠矣。

屮從戶聲而讀若陌。

勦從象聲而讀若演。

以上諸字或兩音或三音有通轉者有必不可以通轉者許君自言之故人不疑也然則許君所未言者案其從之二字有二音三音者可以推矣。

隋從肉隍省案當作陸省聲凡從隋及省者如橰惰或作惰古作媿媿媿媿媿隨隨隨隨隨其音竝同而隨旬爲切隋羊捶切醫雖遂切緇以水切醫直追切別爲一類則是隋本有此兩音也而大徐往往遁詞于省聲隋醫下皆云隨



省聲。隨下云墉省聲。墉者阜部。墜之篆文也。其從隋無說。

隋墉下云惰省聲。

此乃不必改者也。而二徐本同則變亂久矣。

惰下云墉省。而

錯墉墉墉下。固自云隋聲。卽隋墉隨惰。小徐亦竝作隋聲。

是則小徐不誤。大徐改之前乎大徐而改者。小徐仍之。是

以紛錯也。況乎隋從墜省。墉卽其篆文。許規切。凡從墜者。

墉墉之音皆此類。而墉徒果切。與墉同音。爲一類。其有二

類也。與從隋者同。可知墜墉二字。古兼徒果許規二切。故

尙書以脞惰墉爲韻。而隋文帝借隋爲隨。

九成宮醴泉銘皇甫碑仍作隨。

贏郎果切。從其聲者。贏贏贏贏。轉遞從贏聲者。殤穉穉。

皆同而羸羸從羸聲及轉遞從羸聲之羸自爲一類

皂部云讀若粒此句大徐無小徐在食部而遂之此又讀者以下句又字及從之之字定之

若香鴟彼及切炮都歷切與粒音合至若鄉卿二字及從

鄉聲之響響鄉闕皆與香音合

耑多官切從其聲耑喘遡喘喘削喘箭喘歔喘端喘端

唐韻皆在一先從耑省聲之段及從段聲之鞞破殿鍛又

從遡聲之槌皆無異也惟揣揣皆在四紙瑞揣皆在五寘

是別自一音揣揣皆在三十四果又別自一音然許說云

揣讀若捶擊之捶廣韻之累切與此音合唐韻旨沈切則

仍是一先之上聲也。梳唐韻兜果切而廣韻市緣切。穉唐韻丁果切。而許說曰讀若端則仍屬一先也。且廣韻端丁果切。揣初委切。又丁果切。則音韻流通不滯。非言部分者所能拘也。

彘讀若弟羊至切。彘部彘通貫切。小徐本無彘字。嚴鏡橋合彘彘爲一。是也。從彘聲者。惟甫部繡字。籀文繡。篆文隸皆可證讀若弟之音。從彘聲者。喙。齧。齧。皆與羊至切近。鷄。篆。椽。椽。緣。緣。及從彘省聲之。琢。皆與通貫切近。然而喙從彘聲。徒玩切。地之籀文。墜。則又從喙聲也。小徐墜從彘。

土彖聲。大徐从隊，皆不得其說而改之也。況乎悛讀若賸，戶佳切，則隸十三佳，又出六至二十九換外也。然則希字本有三音也。

开，古賢切。小徐曰：开，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見從开聲者，其音四分五裂，故爲是遁詞也。豈有無音義而成字者乎？𨔵、𨔶、雅、彙、研、𨔶、麗、狎、薰、汧、龍、妍，皆同類。𨔶讀若攜手，與羿、𨔶、笄、枿爲一類。刑、邢、并、形、鉞，及從刑聲之荆，從并聲之莽、𨔶、餅、餅、邦、併、屏、飛、屏、𨔶、餅、餅、𨔶，爲一類。雖枿、餅在十三耕，仍與青通。而餅、𨔶則在一先也。是古音通轉之徵也。開字

別有說。

萬無販切。廣韻收之二十五願。從其聲者。惟購同音。構廣韻

作癩。小徐屬省聲。關古人借屬爲癩。猶可用也。大徐屬省聲。則以爲聲不諧而改之也。其實當作萬聲。廣韻癩

下云說文作癩。今爲疫癩。二字在十四泰。噉在十六怪。講字而別收。癩於十三祭。

兩收於怪。夬。邁及重文邁。小徐本邁下云萬聲是也。大徐改云萬省聲。初不知虫部之邁

非此字。而萬則萬之譌也。邁自從萬聲。不必先爲之地。萬亦當云萬聲。不得云象形也。勸皆在十七

夬。泰。怪。夬爲一類。屬及重文屬。曠。玉篇廣韻皆作曠。瀦。曠皆在十

三祭。爲一類。然曠從曠。而曰讀若厲。曠從萬。而曰讀若賴。

則祭不得獨爲一類也。構屬購。勸皆從萬聲。則與二十五

願一類也。要之古讀不必不三類也。

從華聲者惟講字遠隔。

說文無奔字。玉篇主倦切。火種然諸從奔者。竝無此音。蓋奔奔二字。隸竝變爲尖。奔音居倦切。故奔主倦切。以字從火。因漫謂之火種耳。此音既誤。除此不計外。朕併皆在四十七寢併在四十七證。此三字一類。乃從併省聲之遊。蘇弄切。自爲一類。從朕聲之騰。滕。騰。勝。仍與併同類。乃若廢從朕聲。其正文斲從奔聲。而唐韻而隴切。與送一類。然玉篇斲子徇切。廣韻斲子峻切。斲上同。獨爲

一類別有十九代。鷹徒耐切。亦獨爲一類。然則弁字凡四音也。

綜以上諸字而觀之。其音判然。不得強命爲通轉者。可以不必從爲之辭矣。取而譬之。鼎下云。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二字之義判然而可以通用。又何疑於音之判然乎。又有古本一音。今則變音而從之。之字各用一音者。乃古讀如仍而芳。訥仍仍。皆如古音。惟爾獨異。集韻則云甯鄧切也。余音古今不異。而斜餘今別爲音。乃至茶別作茶。則一人之形影。分道揚鑣也。雖然。篆從豕聲。鬲仍從

發聲此固可通斷從𠄎聲鬪又從斷聲此不可通而許說  
固如此也是以嚴鏡橋說文聲類作圖以明之而學者多  
不謂然則請與之讀廣韻其偏旁與部頭不同部者甚多  
蓋自古而然不盡後人杜撰則說文一字數音者或古音  
本可通轉亦未可知也。